

# 铁面御史的另类徇私

北宋著名大臣赵抃在世时以清廉和勇于进谏闻名,为人品德高尚、宽容厚道,宰相韩琦称他是“世人师表”。担任地方官期间治理有方,为人正直、秉公执法,深得人民爱戴。在睦州知州任上,赵抃看到百姓“无种茶土地却要交茶税”的不合理政策,便上奏免除睦州人民的茶税。当御史期间弹劾官员丝毫不避讳权臣和宠臣,进谏直率坦荡,人称“铁面御史”。赵抃弹劾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、理政无方,先后上了十二道奏折,陈执中最终被罢免。就是这样一位与包拯齐名的“铁面御史”,也免不了做出徇私报恩的行为。

赵抃尚未考中进士前,在家

乡衢州一户姓陈的大户人家里当家庭教师。陈家待他很好,陈氏的老婆每年都会给他做双新鞋。赵抃要进京考试,陈家给了他一大笔路费。他到了京城,陈家怕他钱不够用,又给他寄去生活费。赵抃会试果然高中,进入官场后又节节攀升,没几年就当上了大官。陈家儿子——也就是赵抃的学生长大后犯了命案被捕。陈家人急得团团转,一家人商量后,准备上京找赵抃帮忙。陈氏老婆别出心裁,做了双鞋子给陈氏带上,要他到了京城交给赵抃。陈氏进京,费了番力气找到赵府,把老婆做的新鞋子捧出来送给赵抃。赵抃看到鞋子,年轻时候的各种苦涌上

心头,不由得五味杂陈。他知道陈氏一定有事求他。陈氏说明来意后,赵抃命人将他送回,临走吩咐说:“您老放宽心回去吧,我会处理。”

赵抃在屋里踱着步,这事挺为难:帮吧,容易给政敌留下把柄,再说也有违自己的做人原则;不帮吧,人家可有恩于自己,哪能知恩不报呢?他想了许久,最终还是决定帮陈氏,并且想出一个好办法。他把亲信叫来,吩咐几句后,亲信便飞马赶往衢州。陈氏的儿子被关在衢州监狱里,眼看行刑的日子就要到了。这天,监狱里来了个人,说是给陈氏儿子送饭的。监狱管事问他什么身份,那人只

说是朝廷某某吩咐他这么做的,别的再不多说。管事一听,明白了,立马向办案人员汇报。办案人员可不敢得罪朝廷重臣,立即从轻发落。陈氏的儿子得以保住小命。

赵抃方法真是另类,他没有明目张胆地向衢州官府打招呼,而是采用了比较隐晦的手段。通过送饭一事告诉衢州的官吏陈氏儿子和他的关系。既能让陈氏儿子免死,又不至于给别人落下把柄。假如日后政敌知道这件事情,到皇帝面前告状,他只需要说:“我看恩人儿子就要被行刑了,无以报答,只好给他送上一顿好饭菜,这有什么错?”真可谓滴水不漏。

这就是人治社会下的官场生态。即使像“铁面御史”赵抃这种比较优秀的官吏也无法抹开人情,在恩人面前也不得不徇私枉法。

据光明网

## 邓小平曾祝蒋经国光复节快乐

美国在台协会(AIT)的创办人和首任理事主席丁大卫2013年10月辞世,其回忆录《非正式外交》出版时爆料了不少“外交”秘密。

丁大卫1987年至1989年担任AIT台北办事处处长。他在书中叙述了那段时间的两岸大事,如大陆人民偷渡到台湾打工、两岸红十字会处理渔事纠纷等,这些他当时就了解,但“还是有另外一个联系渠道,我后来才知道”。

有一天蒋经国告诉他邓小平来了封信,向蒋祝贺台湾光复节快乐。丁大卫认为,这是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居中牵线,因为李光耀的母亲住在台湾,李不时到台湾来,“未必是居间调解,但是往来带话”。1987年秋天,台湾宣布开放大陆来台老兵返乡探亲,而当年夏天,蒋经国就让英文翻译马英九告诉丁大卫这一消息,当时马英九另一个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。丁大卫表示,蒋经国这么做,“不只是因为他与我的交情,也是要让华盛顿知道这项重大的政策转变”。华盛顿获悉后十分肯定,因为这个转变有助于降低台海两岸紧张关系,并具有长远意义。

据《环球时报》



康熙写诗祭耶稣

清朝康熙皇帝写了一首名为《十架颂》的诗:“功成十架血成溪,百丈恩流分自西。身列四衙半夜路,徒方三背两番鸡。五千鞭鞑寸肤裂,六尺悬垂二盗齐。惨彻八埃惊九品,七言一毕万灵啼。”这首诗涵盖了数字的“一、十、百、千、万”,量度的“寸、尺、丈”,及《圣经》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时,天崩地裂,万灵同悲,最后凄厉悲怆的情景。气势之磅礴,是诗词中少见的。这样说是因为,这首诗只凭才学、阅历和文采是绝对写不出来的。唯有灵魂深处深受感动,仿佛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时的光景,才能描述得历历在目。

康熙显然熟读《圣经》里的四福音书。耶稣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说:“成了!”而不是“完了!”“功成十架血成溪,百丈恩流分自西”,意指耶稣流下宝血成就了救恩,活水恩典自西方流入;“身列四衙半夜路,徒方三背两番鸡”,意指耶稣被捕后,夜间受到四次审问,他的门徒彼得在两次鸡鸣前三次不认主。

“五千鞭鞑寸肤裂,六尺悬垂二盗齐”,意指耶稣受到极残酷的鞭刑,后来和两名强盗一起被钉十字架;“惨彻八埃惊九品,七言一毕万灵啼”,意指悲惨的情景,即使贵为君王,也会连连叹息,耶稣说完七句箴言后,便咽了气,万灵悲啼,同得救恩。

康熙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。他文武双全,崇尚儒学,编辑著述了《康熙字典》《康熙永年历法》等书籍。对西方文化有浓厚兴趣,跟从外国传教士学习天文、医学、几何、代数及基督教等。他在另一首诗《生命之宝》的最后写道:“天门久为初人开,福路全是圣子通,我愿接受神圣子,儿子明分得永生。”俨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。

据《文史博览》

## 凤毛麟角的古代女医

我国古代有很多名医,也多以男性为主。虽说如此,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,出名的女医仍不乏其人。最早见于史载的女医是西汉时的义妫。据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中记载,义妫精于医术,曾为汉武帝之母王太后疗疾,颇受太后信任。

西汉时,我国在医事制度上已专门设有“女医”,古称“视产乳之疾者”。生活在公元前128年前后的义妫,悬壶济世,深受群众的敬爱戴和欢迎。义妫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记载的女医生,由此她也被誉为巾帼医家第一人、“女中扁鹊”。汉代另一位女医则是汉宣帝时的淳于衍,字夫之,籍贯不详。

晋代,广东南海太守鲍靓的女儿鲍姑也是一代女名医,其夫葛洪是晋代著名的炼丹家,曾著

有《肘后备急方》等医学名著。由于长期耳濡目染和家庭影响,给她行医治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她长期跟随丈夫在广东罗浮山炼丹行医,为民治病,岭南一带民众尊称她为“鲍仙姑”。

唐代的胡僧,对养生长寿、吐纳导引有独特见解。她著有《黄庭内景经》《黄庭外景图》《补泻内景方》等。宋代有两位女名医,一位是著名妇科医生郭敬仲的母亲冯氏,她医术高明,擅长治疗妇科病。另一位是著名的女外科医生张小娘子。她在治疗疮痍疔毒等外科疾病方面,屡见奇效。

宋代之后,女性行医的记录渐多。明代女医谈允贤,不仅是当时最有名的女医,而且还有医书传世。其祖父曾任南京刑部郎中,

兼以医闻名,祖母亦知医。受家风影响,谈允贤自小喜爱医学,15岁时就遍读医典,并随家人“临证”。起初她以自己和家人为治疗对象,后来遵照祖母的遗训,正式行医。由于医术高明,远近的女性患者找她治疗者络绎不绝,渐以妇科知名,往往获奇效,在当时颇有声誉。谈氏不只行医,还勤于思考,在晚年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医术与临床经验,撰成《女医杂言》一书。该书共收录了31例病案,其中涉及习惯性流产、经病、产后诸疾等,对于妇科科学而言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。

清末女名医曾懿,治病有许多独特经验。她著有《古欢室丛书》,内有《女学篇》、《医学篇》、《诗词集》三大部分,不但集中反映了这位清代女医生行医救国的雄心壮志,对后世也影响巨大。

据《羊城晚报》

正阳门命运多舛,历史上它曾几次惨遭焚毁。明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正阳门箭楼失火,从傍晚一直烧到次日辰时;清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城楼失火;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箭楼失火;同治五年(1866年)瓮城东门洞千斤闸自燃……不过,由于正阳门位置特殊,每次失火后,它都被迅速修复起来。可是,“庚子”这场惨祸,非同一般。八国联军不但占领了北京城,连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逃到陕西去了。因此,直到1902年“两宫回銮”时,清政府仍没有对正阳门做任何修复。

1902年1月,在西安避难一年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返回京城。按计划,帝后从马家堡火车站下车后,鸾驾要从永定门往北走,通过正阳门回到紫禁城。可是,正阳门这么“秃着”迎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,太不成体统。于是,官员们想了个救急的办法——让承修正阳门工程的厂商在城楼上搭了一个临时的彩牌楼。当时接驾

## 重修正阳门



1860年,被烧毁前的正阳门城楼

的直隶总督陈夔龙,在《梦蕉亭杂记》中写道:“辛丑两宫回銮有期。余奉命承修辟路工程,以规制崇固,须向外洋采办木料,一时不能兴工。不得已,命厂商先搭席棚,以五色绸绦,一切如门楼之式,以备驾到时,藉壮观瞻。”据说,彩牌楼扎得异常精美,引来众多百姓前来看观。

路过正阳门的慈禧太后看见这个“山寨”国门,心里颇不是滋味。回宫后,她便下了一道懿旨:“门楼为中外观瞻所系,急需修

建。”可是,修正阳门需要钱,刚逃难回来的慈禧太后囊中羞涩,上哪儿去找钱呢?于是,她下旨命令,“全国二十一行省,大省报效二万,小省报效一万”,这才有钱重建前门楼,挽回了一些颜面。

据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顺天府尹陈壁上的《修正阳门工程奏折》记载:“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工,三年完工,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五月全部报齐。大楼工料价足银二十七万四千二百二两四钱二分,箭楼工料价足银十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两八钱七分,两项共计工料价足银四十二万九千九百一十二钱九分。”

不过,花费“举国之银”重建的正阳门,后来落在了美国人手里。正阳门城楼及东侧城垣,成了美军兵营及使馆边界。美国人还在城楼及城垣上设岗,盘查进出城门的车马行人,上下正阳门城楼也须得到他们的批准。直到民国以后,美国人才把正阳门交还给民国政府。

据《北京日报》

## 典故故事 哪壶不开提哪壶

早年,有父子俩开了间小茶馆,虽说本小,门面不大,可是由于店主热情和气,诚恳实在,小茶馆越办越兴旺。知县白老爷是个贪财好利的官儿,整天不掏钱的大鱼大肉吃足了,便到小茶馆来喝茶。他一个人占一个桌子,骂骂咧咧不说,还得来点儿花生米、豆腐干什么的就嘴儿。茶喝够了就扬长而去。白老爷天天来白嘴,这父子俩可怎么受得了啊,却又惹不起他,只好忍气吞声。不久,小茶馆的老掌柜病倒了,便让儿子司炉掌壶,应付生意。这几天,白老爷一端起茶杯,就龇牙皱眉吧嗒嘴,说:“这水也没开,茶也没味儿。”小掌柜说:“老爷,茶,还是天天为您准备的上等龙井;水,还是扑腾扑腾泛沸花的开水,怎么能没味儿呢?”过了几天,白老爷来得少了;又过了几天,白老爷渐渐不来了,小茶馆又恢复了往日的兴旺。老掌柜病愈后,便问儿子:“白老爷为什么不来了?”儿子机灵地一笑,说:我给他沏茶,是哪壶不开提哪壶!”从那时候起,这个故事就跟这句话一样,四下传开了,越传越远。

据搜狐网

## 微博历史

●黛安娜王妃访问印度时,亲自去见特蕾莎,她突然发现特蕾莎的脚上没有穿鞋。事后她跟别人说:“我跟她握手的时候发现她没有穿鞋,我脚上穿了一双白色的高跟鞋,真羞愧呀。”

●伊东·布拉格的父亲是一

个水手,他每年往来于大西洋各个港口,曾带着小伊东去参观名人故居。伊东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普利策奖的黑人记者。20年后,在回忆童年时,他说:“那时我们家很穷,父母都靠出苦力为生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一直认为像

我们这样地位卑微的黑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。好在父亲让我认识了凡·高和安徒生,这两个人告诉我,上帝没有看轻卑微。”

●近代中国,奇女子无数。有吴孟班者,人称“女中杰也,有大志,娴文学,通西语”。她曾经

“有身,自坠之”,其丈夫为之惊骇,吴说:“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,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。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,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?且君与我情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,不如已也。”

本报综合